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日校刋行

太祖高皇帝

丁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蒙古命山東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專師義兵。以事守禦。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撫司節制。○胡粹中曰。兵貴精不必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州縣官。同結義兵。不足以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繼背叛。而山東先失。團結果何益哉。

二日。朮兒將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

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守將恐其亂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迺移書曰。河南陜西兩省。互爲唇齒。陜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陜西。得書大喜。遂提兵五千。與思齊倍道來援。殺賊無算。餘黨皆潰散。元朝論功。以察罕帖木兒爲陜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四川左丞。

戊申。我師克長興。改長興州爲長安州。

二月丙午。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走湖州。戊申。耿炳文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荅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乙亥改長興州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李景元爲右元帥。守之

三月戊午。我師克常州。改常州路爲長春府

初常州兵雖少而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徐達等

遂取之。丁亥置毗陵翼。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總管張彬爲元帥守之。命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改常州路爲長春府。以高復權知府事。尋復改長春府爲常州府。

蒙古義兵萬戶賽甫丁叛據泉州○韓林兒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劉福通遣毛貴攻膠州陷之。殺元簽樞密院事脫歡。遂自膠州攻萊陽。復陷之。元守臣釋嘉納死焉。又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濟南告急。元董搏霄宣慰山東。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嫉搏霄功者。譖之。令守河間長蘆。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果取濟南。山東遂陷。搏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貴兵猝

至孫霄拔劍督戰賊兵突前搏霄被刺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搏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為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迺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也又自四方有儆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内外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譽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

察訪僉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　高皇帝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於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五月蒙古以搠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己卯。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　我師克青陽縣○六月有龍鬬於樂清江

六月癸酉颶風大作。有龍鬬于溫州之樂清江。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己未　我師克江陰

己未。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爲我有。士誠侵軼路絶

秋七月蒙古大都晝霧（昏暝不辨人物自旦至午方消如是者旬有五日）○丁丑　我師徇宜興取常熟○戊寅　我師取績溪○庚辰　我師取徽州改徽州路爲興安府

庚辰元帥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爾不花及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等退走欲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乙酉改徽州路爲興安府立雄峯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丙戌命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才完者遁去婺源元帥汪同縣尹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俱詣雄峯翼降　高皇帝命皆仍其官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于山東西

劉福通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二龍見祥符縣○蒙古鎮守黄河義兵萬戸田豐降于韓林兒○蒙古以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邇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爲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路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朝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大尉伯琦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謬劾御史劉希曾等遂不為公論所與後為江東廉訪使遇長鎗賊寇陷寧國倉

皇出見之辱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爲有闕云○胡粹中曰周伯琦以文藝名世固嘗在端亮之列矣一爲利祿所誘諂附脫脫得罪於公論遂爾改操不復顧藉居方面則失守將使命則屈節雖保身於危難而壞名毀節辱先辱家多矣惜哉

九月丙戌　我師取武康○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

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太陰掩昴○靜江路山崩地陷○壬申我師克

池州

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國寶師舟師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等敵衆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衆復以戰船百餘艘來迎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

韓林兒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蒙古察罕帖木兒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凡數十里察罕帖

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甲申　我師克揚州

甲申　高皇帝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累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

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

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

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鎭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

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

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鎭南王出走。至淮

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

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迺出降。得其

衆數萬。戰馬二十餘匹。報至。高皇帝命悉送其將校

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

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

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河南大饑○蒙古以孛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事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荅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死諸軍大潰荅失八都魯退駐石村元朝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爲荅

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之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帖木兒爲河南平章代領其軍

蒙古歐陽玄致仕不能還卒于大都

戊戌 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旣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幷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

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關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關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關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關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狥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關聞强衣巾而出臨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關必郤之曰汝輩亦有命何獨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關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

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不花千戶盧廷玉葛廷齡丘丞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歹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

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乙卯我師克婺源州○二月我 高皇帝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茂才自秦淮翼水軍元帥遷都水營田使 高皇帝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使高無患乾卑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

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三月朔日色如血〇韓林兒將田豐破濟寧城據之〇韓林兒將毛貴破薊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元主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于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如雷。有雲如火。

三月辛丑。夜大同路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

之聲

丙辰我師克建德路即今嚴州

先是行樞密院判鄧愈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未及縣三十里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獲馬百餘匹追至淳安敵聞風奔潰復追擊三十餘里獲其戰船三十餘艘降其兵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援淳安大海復戰敗之生擒將士四百餘人獲馬三十餘匹至是軍抵建德元叅政不花院判慶壽長槍元帥謝國璽達魯花赤喜伯都剌總管楊璟棄城遁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以楊璟壽朝佐爲帳前總制親

軍副都指揮使。壬戌。改建德路為建安府。立德興翼元帥府。元江浙行省左丞楊完者。遣兵來攻。鄧愈出兵擊之。殺其將李副樞。衆潰。降其溪洞兵三萬人。陞愈為同僉行樞密院事。大海為行樞密院判官。留文忠鎮守。尋復為建德府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

時火爾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爾赤疾而撓之。城陷。火爾赤出走。道童退保撫州。欲集義兵收復。而勢已不可。因嘆曰。身為大臣。城陷不死。復何面目見人。遂迎敵遇害

五月。劉福通破汴梁。奉韓林兒據之。○蒙古誅湖廣右丞

相太不花以悟良哈台代總其軍

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耶。時亦起太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朝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算。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悍。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

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悟良哈台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剌不花求救哈剌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哈剌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朔日有食之○韓林兒將關先生破遼東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開保等

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大行屢擊却之詔拜察罕帖木兒爲左丞尋拜平章政事

蒙古前江西廉訪僉事伯顏謀起兵討賊不克而死

伯顏初以處士徵爲侍制遷僉憲江西以病免歸及河南盜蔓延河北伯顏言于省臣將結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至磁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刼之誘以富貴伯顏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納心腹中排墻而掩之事聞謚文節伯顏字宗道初師黃坦以頴悟可比顏子命以顏爲氏世呼爲顏宗道云

癸酉　我師取浦江縣○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斗米金一斤○九月蒙古江浙同僉員成率其元帥李福等詣我德興翼降

初蒙古苗帥楊完者自廣西舉義兵攻復陳友諒所據湖廣諸郡轉至池饒時張士誠據姑蘇蒙古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慮爲士誠所侵遽召完者以兵守杭累授江浙左丞完者恃功驕横達識帖木兒苦其逼已復陰約士誠以兵攻其營完者倉卒不及備遂自縊死其衆皆潰散至是其部將員成等欲爲報仇遣苗軍元帥泰不花來請降且言其所部元帥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効順　高皇帝命朱文忠往撫之九月乙

酉朔員成率李福劉震黄寶蔣英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翼降。朱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衆於新城送員成于建康

冬十月太陰犯昴○辛未我師取蘭谿縣

先是樞密院判胡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顔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出戰敗之克其城獲元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馬牛羊萬頭立闌越翼元帥府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

甲戌　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　高皇帝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

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爲所獲。戊寅，改宜興州爲建寧州，置全吳翼，以元帥楊國興等守之，尋復以爲宜興州。○張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遂拘囚之。至丙午歲秋七月，竟被囚死云。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㮶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爲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彊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㮶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

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將敗殺朶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荅里麻失里復劾之不已終不聽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戊寅太白經天○壬午我師克婺州改婺州爲寧越州

樞密院判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　高皇帝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十二月壬辰自宣歷徽道蘭谿至婺命掾史周德遠入城招諭不下迺督兵圍之先是元㕘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㕘謀胡深章溢議爲守備造獅子

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婁繼令深等將車師為援自率衆萬餘出鬒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
高皇帝謂諸將曰婁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絶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製鑿馬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長亘天頃之白氣為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

僉甯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淛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孫。廉訪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高皇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廼知為高皇帝駐兵之地。丙辰。置中書分省于婺州。立金華翼元帥府。以袁貫為元帥。吳德真副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為知府。帳前總管陳從貫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三百戍之。義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帳前總管王道同為義烏縣知縣。楊苟為我義知縣。命甯

安慶仍同僉樞密院事隨軍征進遂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高皇帝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郡邑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而大功可成矣

韓林兒將關先生破上都焚宮闕

關先生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仁祖上書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克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

以逮其獘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然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墮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成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上元主嘉納之

太白經天○蒙古大都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葬之。前後凡二十餘萬

人

己亥　春正月太陰犯昴○我師取諸暨

僉院胡大海。帥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復作亂。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千餘人。馬六十匹。遂改諸暨爲諸全州。以帳前元帥張彪爲統軍元帥。兼本州同知。又立樞密分院於諸全州。置明海翼元帥府。陞謝再興爲院判。王玉等爲元帥守之

徐壽輝將陳友諒攻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引兵救之。賊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振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席閏。屯兵城中。開門

出迎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的斤分兵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遣人來說降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麋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皮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胡粹中曰四海板蕩寇盜相望有民社之寄者孰不幸封境之苟安以自免也故張巡守睢陽求救於賀蘭進明而不得蓋或懼其同禍或忌其成功故挺身赴敵者鮮矣賊寇廣信衢雖鄰壤尚可自保伯顏不花的斤即引兵往救亦異於周伯琦之出走者也

二月蒙古命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元主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先是我　高皇帝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高皇帝曰古者慮

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於
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
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貴黨續繼祖尋
執均用殺之

彭早住趙均用自徐奔濠與子興不相能早住既死均
用益自專子興向滁陽均用乃奔淮安未幾自淮安奔
山東依毛貴至是殺貴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
均用殺之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五月我 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

辛酉 高皇帝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東

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令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死之○秋七月太白犯上將及左右執法○八月蒙古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劉

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樞密院事西臺御丞以旌其功。

庚午。我師取無爲州。○九月河決任城縣。○白虹亘天○

癸巳我師克潛山縣。

癸巳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叅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

馬騾牛畜千餘。遂克潛山縣。令詹元帥守之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高皇帝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數術。皆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償潛山之敗友諒益欲
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
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鴈汊登舟見友諒友諒
就執殺之併其軍

丁未我師克衢州

秋七月乙巳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
六門造呂公車傀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
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
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
千秤釣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
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

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九月丁未克之。時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與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總管馮浩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呆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為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帥府，以廖君用為元帥，夏義為副元帥，朱亮祖為樞密分院判官，命寧越分省都事王愷兼理軍儲。遇春還寧越。

蒙古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飢，至是因河南

始平乃遣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冬十一月蒙古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流星大如桃○蒙古大都有杜鵑

十一月辛巳有流星起自危東行沒于畢宿之西○杜鵑啼于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

壬寅我師克處州

初高皇帝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

謀取處州元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鬬志至是胡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溫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辛亥改處州路為安南府以義烏知縣王道知府事立安南翼元帥府以朱文剛為元帥李祐之為副元帥耿再成為樞密分院判官守之以分省都事孫炎總理軍儲

高皇帝初在婺州既召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

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即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高皇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高皇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二月。蒙古太子殺左丞成遵。叅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元主左右。令御史劾元主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怏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元主前左右之。故太子之志未得逞

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評其贓罪下獄杖殺之○胡粹中曰太子之職在問安視膳刑政非所敢專也況成遵等執政大臣而專殺之是無君親矣所以然者太子請內禪而丞相不從故殺其佐屬以脅之耳羣雄作亂於外太子謀亂於內烏得而不亡哉

陳友諒幽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故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蒙古贈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封爵

沆州路照磨胡瑜言先儒楊時等五人有功聖門未列

從祀於是省部議奏俱贈太師追封時吳國公侗越國

公安國楚國公沉建國公德秀福國公並從祀先聖廟

廷

庚子 春正月彗見東方○蒙古以危素爲參知政事

蒙古紐的該卒

紐的該爲相有大臣體既臥病謂人曰太平眞宰相也

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矣此可嘆也遂卒

乙卯我 高皇帝復以寧越府爲金華府○二月蒙古太

平罷爲太保

成遵等吹曾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病於家。臺臣留之不允。○胡粹中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搠思監專政，而太平與之同佐，力辭而去，可也。皇后太子既有邪謀，力能匡正，正之不能則去之，亦可也。太子殺成遵趙中，剿床將及，府矣，尚不知覺，至於見逐而後去，隱忍依違，自取侮辱，惜其量有餘而識不足也。

蒙古復以搠思監為右丞相

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後又與朴不花黨庇擴廓，而誣孛羅以非罪，卒召禍亂。論者謂

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庚申蒙古守福寧州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欵

初丁酉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聾知元國勢不振故遣文廣來納欵文廣以其年六月由海道出温爲方國珉所邀留至是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　高皇帝皆厚賞之遣還招諭

夏四月我　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爲　成祖皇帝○五月朔日有食之雨雹○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

判花雲知府許瑗皆不屈死。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　主必滅爾背斬爾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之○雲死于難年三十九妻郜氏一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郜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敵夫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

許氏赴水死年三十五侍婢孫氏收其屍瘞之抱兒潛逃他所爲陳氏兵所虜至九江陳氏軍中惡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付漁家嫗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滸欲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没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啣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 高皇帝所聞花雲兒也即呼入見孫氏抱兒拜且泣 高皇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云煒既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

初友諒之寇太平挾徐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盈滿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佯爲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并廟中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左相張定邊爲太尉羣下草次行禮於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識者知其必無成

陳友諒寇建康龍灣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遂取安慶復太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

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高皇帝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我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高皇帝自將擊之　高皇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高皇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

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吾書今賫以往則必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高皇帝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父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閽者即呼問之曰爾何爲來閽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閽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閽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諾歸具以告　高皇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逾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

富民自友諒軍逸歸言友諒開新河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高皇帝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間者之謬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

其勢銳甚時暑熱　高皇帝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高皇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麾　高皇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　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鼇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所遺

書。高皇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哂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鬭志。及降。言於　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　高皇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師所陷。及是友諒

敗走常遇春復其城乃命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戊寅我師克信州改信州路爲廣信府

初友諒之寇龍江也　高皇帝命胡大海出兵擣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以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衄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繹騷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不能禦衆潰遂克之甲申改信州路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

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隆爲副元帥守之
秋九月蒙古孛羅帖木兒與冀寧察罕帖木兒以兵相攻
蒙古主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併據晉冀遂相釁隙詔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元朝遣使諭令解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畀孛羅帖木兒而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强乃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

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元朝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初詔遣參政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受命，不前進。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懾，枉道延安，以西繞出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亟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十二月，蒙古陽翟王阿魯

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蒙古王遣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阿魯輝帖木兒元太宗第七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上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遣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巳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上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辛丑　春正月朔塡星退犯太微垣○甲申始議立鹽法道局設官以掌之○巳亥罷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

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

先是我　高皇帝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譎詐者亡負固者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珍遂遣人謝過至是國珍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高皇帝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蒙古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時孛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惡之○胡粹中曰良弼受節制於察罕而又陰結定住聽陝西行省調遣則察罕與朝廷貳明矣遣子貢糧焉知非窺覘朝政也然

蒙古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貢糧于京師○五月明玉珍攻嘉定等路蒙古李思齊擊敗之○六月熒惑歲星太白星聚翼○秋七月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甲申我師克浮梁遂克樂平州

先是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鎮擒賊首楊文友殺之遂會僉院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既而鄧愈兵攻浮梁不下。高皇帝命理問谷繼先院判劉文旺率兵往助之至是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胡明率將拒戰光擊敗之擒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昌

先是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率兵擊破之擒明道送建康 高皇帝命仍舊職用爲鄉道以取江西高皇帝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自弒壽輝將士皆離心凡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

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 高皇帝決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 高皇帝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遂帥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高皇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舵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泝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

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　高皇帝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又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糧數十萬

甲辰我師克南康以星子縣尹陳子亨守之○丙午蘄黃與國沔陽來降○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來降命仍其官守之○蒙古察罕帖木兒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而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辛亥陳友諒平章王溥以建昌來降命仍其官守之

甲寅我師克德興○壬戌王溥復遣檢校劉巨川以南豐

州及臨川金谿等。八縣來獻。○蒙古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元主。命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已功

冬十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爲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陜西行臺中丞。○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永泮如故。

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寇我長興。耿炳文率兵救

之伯昇遁去。

張士誠遣李伯昇率衆十萬水陸並進直薄長興城下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嬰城拒守遣左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追至東門敵反兵力鬬炳文不能救成遂戰歿於是寇復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壕塹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　高皇帝在江州聞報命常遇春往救之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去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陳友諒右丞鄧克明以撫州來降

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以款我聞僉院

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獻其地請降僞
察其意非誠卽率兵由漁陽段鼓間道夜襲之黎明至
其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至倉卒計
無所出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乃遣其員外羅
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臨江汀州四路南豐
寧都富州三州臨川樂安等十八縣印請愈降愈留克
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
往九江見　高皇帝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復逃歸
新淦乙卯改撫州路爲臨川府建昌路爲肇慶府未幾
皆復其舊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來

降。
廷瑞遣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仁傑因以廷瑞之意言於
高皇帝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豪傑皆延頸傾心樂爲任
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款
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衆屬
之他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　高皇帝以書報之曰
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
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治兵以來十
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
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
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語契合洞見肺腑

故常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陞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收江北。功蹟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又聞彼守禦諸將。相待兒戲。彼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自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

一時解釋同其和好作磊落丈夫豈不可以保全富貴
光榮祖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已見不察事機是非同
異焉能免禍足下其審之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其同僉
康泰至九江降

江左陸翀之覆校